

晏殊

词

刘扬忠 选注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

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



中华书局

晏殊

词

刘扬忠 选注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

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晏殊词/刘扬忠选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6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

ISBN 978-7-101-10054-9

I. 晏… II. 刘… III. ①宋词-选集②宋词-注释
IV. 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7464 号

-
- | | |
|-------|-----------------------------------------------------------------------------------------------------------------------------|
| 书 名 | 晏殊词 |
| 选 注 者 | 刘扬忠 |
| 丛 书 名 |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 |
| 责任编辑 | 刘树林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½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
| 印 数 | 1-10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0054-9 |
| 定 价 | 28.00 元 |
-

刘扬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学术
专著有《宋词研究之路》《辛弃疾词
心探微》《周邦彦传论》《诗与酒》
《崇文盛世》《唐宋词流派史》《晏
殊词新注辑评》等十多种。



百年老社 中華書局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诗词是人类心灵的形象展现，尤其是古典诗词，她所具有的深厚的韵味和音乐性的特点，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具魅力的表现形式之一。

时至今日，诗词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拥有着广大的爱好者，人们心中那些幽微的情意仍要借诗词来传达。中华书局历来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近期，由中华书局发起，联合光明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词学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共同举办了“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文化公益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人们积极创作投稿，掀起了一场古典诗

词创作的热潮。随着活动的展开，我们认为有必要为人们提供一套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诗词读本，以方便读者的创作与欣赏。

朱光潜先生说：“学文学第一件要事是多玩索名家作品，其次是自己多练习写作，如此才能亲自尝出甘苦，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到了这一步，文学的修养就大体算成功了。”这番话可谓是前辈大师的经验之谈，我们学习、欣赏和写作古典诗词，也应从“玩索名家作品”入手，有鉴于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华传统诗词经典”丛书，并作为参加“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的学习参考书。

丛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关于如何写诗赏诗的理论著作。包括《诗词格律》、《诗词写作常识》、《怎样赏诗》、《怎样用韵》、《人间词话》等；二、最具代表性和普及性的诗词总集。如《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三、历代名家名作。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轼、辛弃疾、李清照、

柳永、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

具体到每一本书，我们的做法是：一、精选作家作品。入选的作家一般为诗词领域领一代风骚的人物，入选的作品以传诵程度为首要标准，且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二、引导扩展阅读。作家的选集中附一到两篇评论文章，帮助读者多维度了解相关作家作品；三、选用权威版本校勘整理。基本体例为正文、注释、评析三部分，各书根据内容的不同略有变化。为便于阅读，一般不出校记，注释力求准确简洁，评析旨在帮助读者领会诗词的意境及妙处。

丛书采用双色印刷，小32开本，只手可握，以便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徜徉于诗词的海洋，尽情享受诗词的华美情愫。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八月

前 言

晏殊是北宋前期词坛领袖，是宋词发展的开路者之一。

晏殊（北宋太宗淳化二年至仁宗至和二年，991—1055），字同叔，因他死后谥为元献，所以后人又称之为晏元献，其子几道亦工于词，词史上对其父子并称大晏、小晏。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家先世并不显达，其父晏固仅是抚州衙门一小吏。晏殊本人却早慧，七岁能属文，十四岁就被以神童荐之于朝，赐同进士出身，从此跻身于宦宦之列。他年纪轻轻就入史馆、知制诰、判集贤院，并在宋仁宗还是太子时就被任命为太子舍人（东宫属官），这为他以后在仁宗朝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他三十岁为翰林学士，三十五岁为枢密副使，四十岁时以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礼部贡举。四十一岁为三司使，四十二岁为参知政事（副相），五十岁加检校太尉枢密使，五十二岁加同平章事（宰相）。五十四岁后罢相出镇外州。六十岁时知永兴军

(今陕西西安)，后移知河南，兼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进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勋上柱国，爵封临淄公。六十四岁以疾归汴京，入见仁宗皇帝，犹优礼有加，以“旧学之臣”留侍讲筵英阁，诏五日一朝于前殿，仪从如宰相。直至次年正月疾作逝世，仁宗还亲临其丧，并诏令辍朝二日，以示哀悼。

以上胪列的晏殊大半生的仕历表明：晏殊其人仕途通显，几十年中一直处于政坛、文坛的中心地位。他虽长期担任枢密使、宰相之职，却缺乏政治才干，未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没有像寇准、范仲淹等人那样的显著政绩。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主要在文化教育、荐拔人才和文艺创作方面。他平生喜好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汲引和提拔贤能之士。比他小十六岁的欧阳修，就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他主持礼部试时以第一名录取的。比他长两岁的范仲淹也是他的门生。此外韩琦、富弼、杨察等北宋名臣都出自其门下，王安石也受过他的奖掖。宋祁、张先等均曾在他手下任职。这些人全是当时

政坛、文坛的一流人物。晏殊于政事之余极喜交游唱和，主办诗酒之会。所从游者多为当时的文学精英。通过这种方式，晏殊事实上领导着上层文人士大夫圈子里的歌词文学创作，造就了北宋前期的主流词风。《宋景文笔记》载：“相国（晏殊）不自贵重其文，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宋人轶事汇编》卷七引）这种由晏殊领头进行群体唱和的盛况，可由南宋初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的记载窥见一斑：

晏元献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顷见苏丞相子容（頔）尝在公幕府，见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此。

另外，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又载：

晏元献公留守南郡（按指宋之南京，即今河南商丘——引者），王君玉（琪）时已为馆阁校勘，公特请于朝，以为府签判，朝廷不得已，使带馆职从公。外官带馆职，自君玉始。宾主相得，日以赋诗饮酒为乐，佳时胜日，未尝辄废也。尝遇中秋阴晦，斋厨夙为备，公适无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寝矣。”君玉亟为诗以入，曰：“只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公枕上得诗，大喜，即索衣起，径召客治具，大合乐。至夜分，果月出，遂乐饮达旦。前辈风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风月亦自如人意也。

从这些记载人们清楚地得知：在北宋前期歌舞升平的都市文化环境中，过着优裕的贵族生活的太平宰相晏殊，是如何带领着中上层文人士大夫们，从事娱宾遣兴、应歌合乐的诗词创作活动

的。这样的以贵族庭园的歌台舞榭为基地的创作活动，形成了一个以宰辅重臣为领袖、以中上层文人官僚为骨干的台阁词人群体——后人因为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晏殊父子和欧阳修都是江西人而把它称为“江西词派”。晏殊不仅以当代文坛盟主的身份吸引并聚集了这个群体，而且更以自己典雅雍容、温润秀洁的词风为他们树立了追随的榜样，从而使这个群体成为有共同艺术倾向和集体风格的词派。这是北宋前期词坛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势力强大的词派，晏殊因为作为一派之主的地位和成就而被后人尊奉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不过对于晏殊《珠玉词》的评价并非没有争议。近代以来，一些论者对于这位“宰相词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估价很低，主要理由是说，他的词“没有什么真实的思想内容”，“题材狭窄”，只是富贵者的“无病呻吟”。笔者则以为：题材狭窄（相对于从不同方面开拓了词境和扩大了表现生活范围的柳永、苏轼等人来说）固是大晏词的一个明显缺陷，但若结合具体历史文化背景和

他个人经历来看，毋宁说其词最富个性的一点恰恰在于，它们真挚而毫不做作矫饰地反映了属于这种身份地位的人们特定的生活情趣、特定的欢乐和悲哀。对于大晏词“真”的特质，似乎不应该有什么怀疑。大晏的门生欧阳修早就称赞过：“公为人真率，其词翰亦如其性。”（《跋晏元献公书》）大晏生前“词翰”极为丰富，文集达二百四十卷之多，可惜绝大多数已经失传。清人为之辑佚，仅得文十多篇，诗一百三十多首。仅凭这点幸存的诗文，当然难以断定其文学作品是否“皆如其性”。所幸其晚年手自编定的《珠玉词》一卷得以传世。由于词是可以在酒边花前无所掩饰地即兴抒发作者性情思绪的诗歌样式，因而从《珠玉词》中的确可以亲切地感受到一个上层文人领袖和太平宰相的真实个性与独特风度。先师吴世昌先生论填词之道“只二句足以尽之，曰说真话；说得明白自然，切实诚恳”。他在举宋词名家以证其说时特赞晏殊曰：“惟大晏身历富贵，斯能道富贵景象。”（《罗音室词跋》）这个判断，准确地抓住了晏殊词的审美特征。晏殊的人生观

是很坦诚的，他曾对友人张先宣示其心思曰：“人生行乐耳。”（《道山清话》）他的《珠玉词》便主要是表现他在升平之世及时行乐的生活。清代常州词派理论家倡“寄托”之说，把晏殊的某些著名词篇牵强附会地解释为隐喻政治斗争、斥责政坛“小人”之作。这毫无历史依据。晏殊生活于“太平无事荷君恩”之世，他当宰相时朝野政治生活并无巨大动荡，宰辅重臣们无所作为；检视其从政经历，未曾陷入党争。因此他既无必要佯为沉湎歌酒以逃避政治斗争，更无须使用在当时尚被普遍用于娱宾遣兴的娱乐文体去遮遮掩掩地“寄托”政治情怀。他所做的只是一件老老实实在的事：用小词来讴歌自己富贵安乐的生活。当然，富贵生活也有高雅与庸俗之别。晏殊是有很高的封建文化教养的人，“自少笃学，至其病笃，犹手不释卷”（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士大夫书卷气与清高儒雅的风度贯穿其整个人生，因此他能以从容淡雅的词笔，自写其富贵之态，写得雍容而典雅，神清而气远，风流而蕴藉。他的典型词风，便因此而产生，并成为宋初词坛大部

分作者趋尚的圭臬。

应该承认，晏殊尽管自命高雅，但他受安逸享乐时尚的影响，加上本人长期高官厚禄，生活未免平庸而缺少新鲜的审美体验，因而他的思想意识和艺术情趣中也难免有庸俗和颓唐的一面，表现在歌词创作中，有时也似晚唐五代的颓靡诗人词人一样，弹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等等调子。《珠玉词》中还有不少夸耀富贵气象和充满庸滥恭维话的寿词，艺术价值不大。在这些方面，他比起被他瞧不起的那个“骀骀从俗”的柳永，并无什么高明之处。大晏词的内容，确如论者指出的那样，“大都不出男欢女爱，离情别绪，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但这不等于说他毫无艺术成就。他的艺术创新和借以显示其士大夫雅词风貌之处，在于他的相当一部分抒情之作对传统的庸滥题材作了典雅化、含蓄化和“以理节情”、“情中有思”的审美处理。试看他的不少写男欢女爱和离情别绪的精美短章，已经没有了晚唐五代同题材作品的那种轻佻浅薄的情趣和色情描写，也没有同时期

的柳永那种直白俚俗和一泻无余的作风，而是表现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风流蕴藉，清丽雅洁。这就显示了作者安雅淳厚的士大夫情操，赋予传统的“艳科”题材以新的特质。比如他的名篇《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写刻骨的相思离别之情，却表现得委婉含蓄，耐人细细回味。作者并不直接地吐露相思之苦，而是将主观情感融进客观景物，借助于对秋天清晓和夜晚自然景物的描绘，曲折地传达出抒情主人公与情人离别后的那一种蟠结于胸的愁苦和哀怨，创造出深远含蓄的抒情意境。词中绵绵的思绪，脉脉的温情和低回往复的矛盾心态，其实都是富于儒家文化修养的作者本人的贵族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呈现。这正是上层士大夫的情爱心理特征的典型表现。这种与市民情爱的热烈直率迥不相同的“优雅”之情，既符合所谓“风人之旨”，也不违背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道德规范。毋怪王国维《人间词话》要将它与《诗经》中的风诗相提并论，以为它“最得风人深致”。这里不过略举一例，大晏其他写恋情的名篇如《木兰花》（池塘水绿风微暖）、《采

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撼庭秋》(别来音信千里)、《木兰花》(绿杨芳草长亭路)等等，都是清雅醇厚之作。可见晏殊虽然像晚唐五代人一样好作“妇人语”，但对这种题材已经作了雅化、士大夫化的审美处理。这就开创了以雅笔写艳情的新风，而为后来的大多数宋词作家所效法。

晏殊词大致可分为艳情(男女两性之情)与闲情(富贵生活中安逸闲暇的感受)两大类。艳情词的特征已如上述。其闲情之作，则呈现一种与他的富贵显达的身世相谐调的圆融平静、安雅舒徐的风格。这种风格，是他深厚的文化修养、敏锐细腻的诗人气质与其崇高而平稳的社会地位相浑融的产物。比如他的感秋抒情的闲适词《清平乐》(金风细细)，其中丝毫找不到自宋玉以来诗人们常有的衰飒伤感的悲秋情绪，有的只是在富贵闲适生活中对于节序更替的一种细致而优美的体味与感触。想在这种作品中去寻求什么“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人们将会大失所望，因为它所具有的仅仅是一种闲静优美的诗意的感觉。词人是在安雅闲适的庭园中从容不迫地咀嚼